

阳台上的迁徙

□欧兢兢

绿萝又冒新芽了，五片嫩叶，绿得能掐出水，像五把小钥匙，轻轻一转，就打开了七年的租房日子。

第一次搬家那天，我抱着纸箱挤进城中村。十平方米的阁楼，斜顶压得人直不起腰，像被生活按着脑袋。房东留下的绿萝蔫头耷脑，土盆裂了道大口子，像一张干裂的嘴，渴得直喘气。我灌了瓶自来水浇下去，水珠顺着叶脉往下滚，在晨光里碎成七彩珠子，把生锈的铁皮屋顶都照软了。

那盆绿萝居然活了过来，顺着防盗网往上爬，把灰扑扑的水泥墙染成一片春天。深夜加班回来，推开窗，看它的藤蔓在风里摇晃，像在替我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。楼下包子铺的蒸汽、夜宵摊的炭火气、隔壁情侣的私语，都顺着藤蔓钻进我梦里，暖烘烘的。

第二次搬家时下雨，卡车在立交桥上打滑，绿萝盆“咔嚓”裂成两半，土撒了一地。我捧着湿漉漉的土块站在新家楼下，雨在台阶上冲出小河，水花溅到身上，凉飕飕的。房东老太太从针线筐里翻出块碎花布：“小伙子，裹着根，像包小娃娃那样。”布上有股淡淡的樟脑味，让人心安。

新阳台朝北，晒不到太阳。绿萝叶子慢慢黄了，像褪色的老照片。我买了个补光灯，每天定时照三小时。灯光下，它的气根像小手死死扒着盆边，往亮处够。有天清晨，我发现它翻过栏杆，藤蔓垂到楼下了。楼下大爷把咸鸭蛋壳敲碎撒在土里，道：“植物也爱吃荤，比人还挑嘴。”

去年冬天冷得邪乎，搬家时，绿萝叶子冻得缩成小拳头，硬邦邦的。小区保安不让货车进，我抱着花盆走了半里路，手指冻得通红，像十根胡萝卜。忽然听见“咔嚓”一声——盆底又裂了道缝，水往外渗，在地上洩出一片小地图，和七年前那道疤，倒像对孪生兄弟，一前一后，守着这盆草的命。

现在的家，落地窗前，绿萝藤蔓垂到地面，像流动的翡翠帘子。前些天收拾旧物，翻出裹根的碎花布，霉点像朵朵小花，开在蓝布上。女儿踮着脚给绿萝浇水，水珠溅在睫毛上，亮得像星星。

搬过七次家，这盆绿萝总在最前面。它见过我蹲在出租屋啃冷馒头，油渍在衬衫上画地图；听过我躲在被窝里抽鼻子，声音闷闷的；也尝过我升职时买的第一瓶红酒，酒渍染红了半片叶子，像朵害羞的花。它的藤缠过防盗网、晾衣绳、空调外机，把冷硬的钢筋水泥编成一张温柔的网，网住了七年的酸甜苦辣。

前日和老家的母亲视频，她盯着绿萝直咂嘴：“这草比咱家石榴树还能折腾，命硬得很。”我望着窗外车灯如河，忽然懂了，生命不在意住哪儿，给点水、给点光，再窄的角落也能活得热热闹闹，像这盆绿萝，裂了盆、断了藤，照样能爬满整面墙。

记得第三次搬家时，绿萝长得太旺，藤蔓堵住了下水道口。房东皱着眉来修，却顺手把剪下的枝条插进空矿泉水瓶：“扔啥，留着能生小崽。”果然，那些断藤在水里生了根，白生生的，软乎乎的。现在阳台上摆着七个小玻璃瓶，都是绿萝的子孙。女儿给它们起名：大毛、二丫、三胖子……每天放学，她蹲在瓶前念叨：“大毛长高了没？二丫叶子绿不绿？”声音软得像春风，能把人心都吹化了。

今夜有雨，绿萝新叶在灯光下舒展，叶脉里淌着七年光阴。那些裂开的盆、碎花的布、冻伤的藤，都成了岁月的印章，盖在生活的每一页上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座城，但这盆绿萝会继续迁徙——在某个清晨，当新租客推开窗，它会轻轻摇晃藤蔓，说：“别怕，这儿能活，而且能活得挺好。”

俯仰之间

□孔祥秋

我非常惊讶，“俯仰之间”竟是一个成语！说来是我自己大惊小怪了。

书上说，“俯仰之间”和“转瞬之间”“弹指之间”是同一个意思，形容时间极短。这和我理解有些偏差，我以为俯见地、仰见天，俯仰之间天地气象尽收眼底。这词汇，大气！

地为文气，草木葳蕤，似诗词纵横；天有武相，风云激荡，是刀枪呐喊。文武平衡就是人间正道，是岁月的郁郁葱葱。我认为能担当起这词的都是有家国情怀的大人物。这样的人物，越端坐，越山河；越行走，越草木，一俯一仰尽是岁月风流。

大俯大仰，总揽日月山川，男人有铿锵的梦。但我感觉自己半辈子了，也没做过一件昂首挺胸有光亮的事，有些遗憾。喜欢“俯仰之间”这个词，我也就以孩提时的草木之趣、云天之乐来安慰自己。

小俯小仰，自有我的小苦乐。

年纪小时，没有扶犁杖、推车子的大劳作，割草、割菜、拾麦穗这样的小忙碌却是日常。一低头一弯腰，会抓几只蚂蚱，摘几粒熟透的龙葵果，也摘小酸浆果。小酸浆果熟的可以吃，青的有意思。捏了青的果子使劲朝额头上一怼，那绿的汁、绿的果粒，在脸上四溅开来，再“呜呜呀呀”嘶吼几声，自己就成了戏台上的人物。当然，还有俯下身去偷瓜，腿上胳膊上被瓜秧刺出一条条血道子。

那时候都是土路，这是村子的根，由粗到细地岔开来，盘根错节在田野之间，让一方姓氏枝繁叶茂。路边长茅草、长牵牛花、长蒲公英，也长蒺藜。蒺藜藤茎几乎匍匐在每条路的路边，一不小心就被那蒺藜果扎了脚，挺讨厌人的。被扎了脚也没人骂脏话，只是弯下腰来，将那蒺藜恨恨地扔进路边的沟里去。

路边最常见的，还有车前草。车前草在我们老家叫“猪耳朵棵子”。这称呼倒也形象，那一片一片的叶子，真是有些像猪耳朵。每每过年杀猪时，杀猪的大叔捧着猪耳朵将猪从猪圈里往外拖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车前草。

小时候常常俯身，苦甜都有趣。当然，那些仰头之乐也是一样不少，比如说摘桑葚、捅马蜂窝、抓知了、够槐花。捅马蜂窝是最苦中作乐的事，每次都会被蜇个脸大眼小，但依然乐此不疲。

夏天乘凉，是将头仰得最彻底的时候，躺在奶奶怀里，听她讲牛郎织女。漫天的星空里，天河

斜斜地横贯而过，那么清澈，两岸是心乱乱的牛郎，两岸是泪涟涟的织女。那时候，我常常想，银河看起来的确很宽，但从那泛起的细细白浪来估量，应该不深，牛郎为何不过河去呢？长在乡村里的男人，有哪个不会水？我和我的小伙伴就是在一条又一条宽宽窄窄的河里泡大的。对于牛郎这样的男人，只指望桥来成全一年一相见，我有些瞧不起他。

那是你在风里跑，他在雨里追，光脚丫踩出一地小花瓣的年纪，每一次俯仰，都是天清地宁。

岁月匆匆，细细碎碎之间，忙忙碌碌之中，俯仰的角度越来越小了，难得有见天见地的视野。

我这些年一直肠胃不好，一天和医生朋友聊天，他说，生车前草捣细和水，滤取清汁，饭前小饮，日久就会痊愈。这样的小偏方，除病患，不留后患，是中草药的妙处。听到车前草三个字，我心头一惊。这些年我回过几次老家，竟然没有在路边见过它了，还有蒺藜，也很多年没见了。这些野草野菜，像渐行渐远的中药。

今年夏天格外热，夜里常常陪妻子在城边纳凉。这个年纪了，当然不说牛郎织女了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坐着坐着，偶然间一抬头，感觉夜空是那么空旷，银河竟然不见了，星星稀少了，也不那么明亮了。书上说，“霾”字的历史很久很久了，我怎么感觉是近来才看不清远方的呢？

俯有多少往事不在，仰有多少旧情不见，这才几十年呢，俯仰之间已大相径庭。此时我才懂了，俯仰之间原来真的是匆匆太匆匆。

须臾之间，俯仰成殇，不忍细看。我想念一捧河水解渴的旧时光，我怀念一把芭蕉扇哄我入睡的老年代。



诗二首

□季川

约会

约会会有很多方式
比如蝴蝶与鲜花的约会
比如溪流与大海的约会

约会会有很多时刻
比如星星与月光的约会
比如鹊桥上牛郎织女的约会

约会会有很多结果
有的是泪水里的决堤
有的是相拥下的心跳

长久

我一直在想，飞翔要想长久
鸟翅就不能脱离天空

我一直在想，海阔要想长久
江河就不能停止投入

我一直在想，思念一个人
要想长久，情丝就不能截断

我一直在想，爱上一个人
要想长久，牵挂就不能悬停